



優秀青年團員和青年的故事

第二輯

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
上海市委員會

宣傳部編

新知識出版社



優秀青年團員和青年的故事

第二輯

中國青年出版社
北京
（總發行所）
（編輯部）
（印刷部）

優秀青年團員和青年的故事

第 二 輯

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上海市委員會宣傳部編

新 知 識 出 版 社

一九五五年·上海

優秀青年團員和青年的故事

第 二 輯

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編
上海市委員會宣傳部

*

新 知 識 出 版 社 出 版

(上海湖南路九號)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〇一五號

上海大東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

*

書號：新 0118

開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張：3 字數：56,000

一九五五年七月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七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數：1—115,000本

定價：(5類)0.24元

編者的話

隨着祖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發展，在黨的教育下，各條戰綫上不斷地湧現出許多優秀的團員和青年。他們的先進事蹟，對廣大青年的啓發和教育作用是很大的。因此，我們在編寫「優秀青年團員和青年的故事」第一輯以後，又彙集了介紹許文奎、江宏壽等十一位優秀青年團員的先進事蹟的文章，編成第二輯，以供青年朋友們閱讀。

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上海市委員會宣傳部

一九五五年五月

目 錄

管金花·····	任 幹 一
把幸福帶給聾啞學生·····	小 快 九
熱愛工作的人·····	馮燮根 三
年輕人的真正幸福在哪裏？·····	徐之華 二
「當家人」喬紅寶·····	孫 林 五
新生命的維護者·····	華 韜 四
拖不住她·····	戴鵬安、鈞 三
一個永遠健康的青年·····	湯廷誥 五
「活信能手」·····	阿 章 六
「生活在集體裏永遠是美麗的！」·····	陶蔚文 七
這只是我應該做的工作·····	鄭錦江 八

管金花

任幹

管金花手裏捏着介紹信，興沖沖地走進國棉一廠。滿心歡喜地想：從今天起，我就要成爲一個技術工人啦！不管是織布還是紡紗，我都情願。想儘管這樣想，事實却不像她想的那樣。她進了國棉一廠，既不是紡紗的，也不是織布的。領導上把她分派到織布的車間裏，做一個「加梭工」。加梭工的職責，是將梭子加進別人操作的織布機上，也就是「輔助工」。

「那時候真沒有想到，進了這樣大的國營廠，自己只做個輔助工，心裏難過得要命。」當我問起她當時的心情的時候，她眨了一下眼睛，顯出一副愁悶的模樣，對我說起心裏話。「過去我沒有做過大廠，這是事實。不過，在小廠裏，我做的都是些比較重要的工作。比如在被服廠吧，我是個用馬達縫紉機鎖釦眼的工人，這種工作只有老師傅才能做的；在香港廠呢，我是在錫包部的，這也是個重要部門。現在呢？解放了，也進了國營廠了，反而成了個輔助工了，當時我心裏這樣想：『輔助工的工錢小，又沒有什麼技術可學。年紀輕輕的，這樣工作下去，哪一年才能出頭啊！』」

她的打算落了空，她對自己的遭遇抱着極大的不平：自己那一點比別人差，爲什麼偏偏

會輪到做個輔助工呢？她苦悶得抬不起頭來，腳步零亂地走出了廠門。據她自己說：那時候，「輔助工」這三個字，就像刻在自己的臉上一般，怕被任何人看見，恨不能一步就跨到家裏。

在回家的電車上，她一心要避開熙熙攘攘的心情愉快的人羣，便在車廂後面的角落裏坐定。那天，車上的人似乎要比平時多，連走道上也站的是人。在她旁邊，坐着一對青年男女，他倆輕聲而又熱烈地嘀咕着，不時發出一種壓抑不住的「吃吃」笑聲。管金花厭惡地掉轉頭去，却又和一個在別人讓給他位子上剛坐穩的老年人的目光相遇，這位老年人正露出一副滿足的笑容，和善地向周圍的人點着頭，他正誠心讚揚着新的道德在人們的心裏成長。……一路上，她感覺到，似乎別人都以自己的欣喜在嘲笑着她的不幸，這一切，更引起了她對自己加倍的憐惜：人人都過得這樣稱心如意，只有我——，唉，多麼不幸啊！從今起，我成了個輔助工了。……她低垂着眼睛，努力壓制着胸中的煩悶。一進家門，她便撲倒在母親的懷裏，痛快地流出了委曲和失望的眼淚。

「輔助工的工作我的確不喜歡，但是廠裏已經分派了，又有什麼別的法子呢！做工總比閒待在家裏強。第二天，我就上工去了。」她說的全是真話。對於這樣一個從小就在工廠裏長大起來的人來說，整天不做工，坐在家裏吃閒飯，那真是一件不可想像的事。

她上工了，做着被自己看不起的「渺小」的工作。她感到痛苦。她的家離廠很遠，每天一起身，就心急慌忙地往廠裏趕，唯恐脫班。等到跨進廠門以後，她又很怕走進她以前所嚮往的排滿了機器的寬敞的車間，老嫌到車間的路太短。從上班到下班，她沒說，沒笑，不和任何人搭訕。她認為沒有人會看得起輔助工的。她不僅不和人說笑，甚至時刻在躲避着別人。有一次，同一小組拆壞布的薛小花，在放工前笑嘻嘻地對她說：

「管金花，下班以後團裏面有個晚會，一起去參加好嗎？」

她連腔都不答，回頭就走了。

不論是誰，生活中假如沒有歡笑，那末生活對他說來是枯燥無味的，貧乏的；假如在勞動中得不到安慰、幸福，工作對他便是無情的、費力的，特別沉重。管金花在家裏，總是將自己關在房裏，不和鄰舍來往。有時候，把被窩蒙在頭上，偷偷地流眼淚，發洩自己的苦悶。在廠裏，她緊繃着臉愁悶地工作着。她的思想負擔愈重，身體也就越來越壞。終於，她那羸弱的身體，怎麼也支持不住她那精神上的重負，一天，她正伸手加梭子的時候，猛然感到一陣頭昏氣悶，便倒在薛小花的手臂裏。

「怎麼啦？金花，醒醒！」薛小花慌張地叫喊着，把她抱出「弄堂」。一會兒，小組長、工會組長、保全工、拆壞布的都來了。他們以關懷的心情，圍在她身邊。管金花從昏迷

中醒來，微微睜開眼睛，掃了一眼周圍的人，咬着牙冷淡地說：

「不要你們操心。」她掙扎着站了起來。在她看來，別人對她的關懷，只是一種憐憫。她認為自己不比任何人差，不需要這樣的同情。

「你昏了，金花。嘴這麼強，你不要命啦！」薛小花急得直跳腳。這時，她也顧不了許多，挾扶着管金花就走：「走，跟我到醫務室去。」

管金花從她嚴厲的責備聲中，覺察到一種只有在親人間才會有的體貼，她被感動了，噙着感激的眼淚，順從地跟着薛小花走出車間。

「說實話，當時到醫務室去真是白跑了一趟。」管金花坦白地對我說。「我的身體並沒有病，醫生對我沒有用。毛病長在我的思想上，那是薛小花和小組裏的姊妹們替我醫好的。」

「從那次事情以後，我明白了不是別人看不起我這個輔助工，而是自己認為所做的工作太渺小，心裏不高興。別人好心好意地對待我，我不但不領情，反而不理睬人家，真太對不起人了。爲了這件事，我懊惱了很久。一看到組裏的同志，就覺得難爲情。這樣，又有好幾天沒有跟別人說話。你看，我這個脾氣也真太難對付了。」

「心裏的疑陣被打破了，人就覺着爽快多了。精神上一痛快，手裏做的工作也變得輕快了起來。小組的同志都說我工作得挺好，挺積極。在小組會上大家還把我誇獎了一番。會

後，薛小花問我對大家講的話有什麼意見。我就老實告訴她說：『大家對我好，我是曉得的。不過講得有些太過分了。你想，一個加梭工的工作又有什麼了不起呢，加梭工總歸是個加梭工罷了。』

「薛小花聽了我的話，起頭吃驚得眉毛都倒豎了起來，她攀着我的肩膀，對着我的眼睛看了又看，好像以前不認識一樣。過了好一會兒，她才平靜下來，抓住我的手，一字一字地



她攀着我的肩膀，對着我的眼睛看了又看，好像以前不認識一樣。

• 顏梅華繪 •

說：『金花，我要你回答一個問題。假如我們布機間裏，只有擋車工、拆壞布的，沒有加梭工、清潔工，你說，我們車間裏的生產，會鬧到個什麼結果？』

「聽她這樣一問，我才知道剛才講錯了話。車間裏沒有加梭工怎麼能行呢，這一點我當然明白。問題是我認為這種

工作對我不適宜。我不願意做這種簡單的、沒有技術、沒有意義的工作。這些話，當時我都沒有講，我怕講出來以後薛小花會不高興，因為她已經是我的一個很好的朋友了。」

不久，廠裏面進行了工資改革和「三反」運動。這對管金花的教育很大。這一點不用細說，單拿她在運動以後，參加了青年團的事實來說，就足夠證明的了。

管金花參加了團，就像汽車開上了平坦的大道，加足了馬力向前飛跑。同車間的人，友好地給了她個外號，親熱地叫她爲「做勿煞」。不論別人怎麼叫，總不能將她和工作分開。這樣，奇蹟便出現了。

自從她參觀了楊樹浦的一家姊妹廠以後，她以前所做的那種「渺小」而又「平凡」的加梭工作就變了樣子。原先加梭在工作時，是推着梭子在「弄堂」裏走，到一台布機旁就停下來加上梭子。加好了這邊再加那邊。現在呢？看！管金花走在兩排布機的當中，不慌不忙地兩隻手同時起落，在同一個時間內，左右兩邊的布機上都加上了梭子。由於她雙手同時加梭，因此她的看機能力大大得到了提高，從原來的十八台，猛的增加到二十四台，一直上昇到三十二台！奇蹟，真是奇蹟！車間幹部在她工作的時候，手裏拿着小本子緊隨在她身後，把她的一舉一動，都詳細地記在本子上。於是，便出現了一個由管金花所創造的「雙手加梭工作法」。這一來，管金花的名字，就被各種顏色的粉筆，寫在車間和廠的黑板報上。工會

號召大家向她學習。

管金花從辛勤的勞動中得到了榮譽之後，一面感到成功的喜悅，同時更感到極大的驚慌和不安。她躺上床，嚴肅地問着自己：

「金花啊，你講講吧，你不是說過加梭子沒有什麼技術，是件渺小的工作嗎？別人又爲什麼這樣的器重你呢？你說啊。這是爲了什麼？難道說現在加梭子的工作忽然變了，變得有技術了？不渺小了？——不，不是的，工作還是這樣，這都是你以前把自己的工作看錯了！金花啊，真糟糕，其實渺小的不是加梭子的工作，而是你自己，是你這個加梭子的人！」

她在同志們當中得到了光榮，私下裏，却狠狠地責備了一頓自己。

「說到加梭子工作重要不重要，讓我打個比喻給你聽聽。」在推行她的「雙手加梭工作法」的時候，她是「小先生」，她向思想不通的小金這樣說。「就說火車吧，火車的力量有多大啊！要將火車開起來，當然要火車司機。假如光有司機而沒有加煤的，火車跑得起來嗎？當然跑不起來。所以，司機工作雖然很重要，他的助手的工作同樣也要緊。我們加梭工就是這樣。」

「過去我也認爲自己做的工作太渺小，現在我明白了，那是因爲我的思想太渺小。你說，在今天的日子裏，那會有一件渺小的工作呢？不論是加梭子的還是擋車的，也不論是鍊

鋼的還是燒鑄的，大家都在爲着我們國家的社會主義建設而努力，我們的工作是多麼有意義啊！只要我們忠心地對待自己的工作。就是在極平凡、極普通的工作中，也能創造出很大的成績。」

她說得對；想的對；做得好！以前覺得平凡的工作，現在好像是有了生命，變得挺有意義。她成了一個真正的工人，她從工作中獲得了力量，也從工作中得到了幸福。她領着自己的工作在通往燦爛的社會主義大道上飛跑！她又想出了辦法在加梭子的時候節約了大批的回絲；由於她的建議，加梭工幫助擋車工「看布面」，全小組在一個月內沒有出過一疋次布。她在平凡的輔助工作中，創造了奇蹟，全小組的工友都愛戴她，全廠的職工都爲這年輕的女工感到光榮。在一九五四年青年團上海市紡織工業代表大會上，這個平凡的輔助工，光榮地被表揚爲優秀的青年團員。

把幸福帶給聾啞學生

小 快

我們曾經兩次訪問了上海市北站區的優秀團員蔣桂賢同志。從她身上我們得到了很大的教育，我們不想獨自佔有它，所以特地在這裏把她介紹給大家。

在「上海市第一聾啞學校」的一間小小的教室裏，蔣桂賢同志正在給六年級學生上算術課。多難多難的應用題呀！但是，她一句一句地用手勢給孩子們解釋着，動作是那麼熟練。爲了使我們也能懂得她的手勢，她一面做一面講。我們心想：這多難哪，簡直比說外國話還難。可不是？孩子們是聽不見的，每個人的手勢又不完全一樣，要他們了解講的意思，確實是不容易。不了解情況的人看了這場面，恐怕不會相信她是到校僅僅一個學期的教師吧！當時我們也這樣想：一個從未接觸過聾啞人的蔣桂賢，只經過了短短的一個學期，就熟練了這種特殊的語言，真令人驚奇！當然，驚人的新人新事在新中國到處都有，不止蔣桂賢一人。可蔣桂賢又是怎樣的人呢？

是一九五四年的事了。再過幾天，蔣桂賢就要離開「上海藝術師範」到工作崗位上去了。對於教書，用他們的術語來說叫做「專業思想」，這在她是毫無問題的，她是多麼渴望

着走向生活，到孩子們中間去啊！年輕人總是盼望着快些獨立工作的，他們希望自己一下子就成了大人，蔣桂賢正是這樣的人。她常常幻想着，那些天真的孩子們坐在她的周圍，轉着圓溜溜的大眼睛叫着「蔣老師，蔣老師」，要她給他們講故事，她呢，教孩子們畫畫（她在學校裏是學美術的），給他們講故事，孩子們呢，也都是那麼喜歡她。多美的生活呀，天真的孩子，圓溜溜的大眼睛……

她所盼望的日子就要到來了。在分配工作的動員會上，她按着一顆跳動的心聽着校長的話：「把你們分配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！明天，你們就是工人階級的一員了。做了老師，可不能再像以前似的耍孩子脾氣啦，要好好地向老同志們學習……」

「工人階級的一員，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，做老師……」她想着想着，禁不住一顆興奮的心又跳了起來。她恨不能馬上就拿到介紹信去報到，她尤其希望能分配她到工農子弟學校去教書。

校長開始分發介紹信了，拿到的人都聚攏在一起相互地看着。這回可輪到了她，她匆忙地跑上去拿了信，打開來一看，上面所寫的却不是什麼工農子弟學校，而是「上海市第一聾啞學校」。這就是說她要 and 聾啞學生在一起了，在那裏孩子們都愣着眼睛看着她，也不會叫「蔣老師」，她呢！怎麼和他們說話呀？怎麼教他們讀書呀？

蔣桂賢的心馬上就沉了下來，她想：我從來沒有跟聾啞人打過交道，現在要做他們的老師了，這可怎麼辦哪！可是她是個團員，是個要強的人，她不願讓同學們看出她此刻的心情，於是，她一扭頭就跑到她的老師楊祖述先生那裏去了。沒等她開口，楊先生就先說話了：「聽說把你分配到聾啞學校去了，是嗎？這地方非你去不可啊，過去人們一向瞧不起他們，說他們是殘廢人，今天却要你把他們培養成有用的人，培養成祖國的建設者，雖然工作有些困難，可也是光榮的。」團支書也鼓勵她說：「我們當初也曾考慮過，覺得這地方你去比較合適。」當時蔣桂賢沒有說話，她覺得他們說的話都是對的，她完全承認，一個團員就應該是堅定的，不怕困難的。可是此刻她的心裏有着一種說不出來的滋味，她想：道理是對的，困難是大的，去不去呢？

蔣桂賢是個愛說愛笑的天真的姑娘，同學們也都樂於接近她，這會子大家見她沉默不語，總不免要說上兩句：

「喂，你在團小組會上不是常說要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嗎？這可真是最需要的地方了。」

大家的眼睛都在看着她，組織上對她的希望又是這麼大，到底怎麼辦呢？困難是不小的，可光榮也很大，想到她的責任的重大，想到她要把那些過去被人們認為是沒用的殘廢人